

---

---

# 死海古卷

[美] 西奥多·H. 加斯特 英译

---

---

商 务 印 书 馆

B-11  
16

93116

DH9126

# 死海古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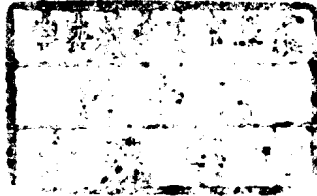
〔美〕西奥多·H. 加斯特 英译

王神荫 译

曹兴治 莫如喜 校



\*200131552\*



商 务 印 书 馆

1995 年 · 北京

THE DEAD SEA SCRIPTURES

In English Translation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Theodore H. Gaster

Anchor Books, Anchor Press, 1976

根据纽约铁锚出版社铁锚丛书1976年第三次修订版译出

SǐHǎi Gǔjuǎn

死海古卷

〔美〕西奥多·H.加斯特 英译

王神荫 译

曹兴治 莫如喜 校

---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三河市艺苑印刷厂印刷

ISBN 7-109-01591-X/K · 366

---

1995年10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5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400 千

印数 3700 册 印张 16.5

定价。19.20 元

## 中译本序

《死海古卷》于本世纪中叶(1947—1952年)在巴勒斯坦西部的发现,曾经是一件轰动全球的大事,引起许多历史学家、考古学者和圣经研究者的极大兴趣。这些手稿的年代,经专家们鉴定,认为属于公元前250年至公元68年之间。其内容包括一些《旧约圣经》、次经、外传的抄本,和古代某些宗教社团(现通称“库兰宗团”)的历史、法规、崇拜赞歌和风俗习惯。文本大多残缺不全,甚至只是一些难以拼合辨读的碎片。犹太教和基督教学者认为这一发现对圣经研究和原始基督教历史研究有重大的价值。在50年代到60年代曾出现了《死海古卷》研究的热潮,并产生了一门新的考古学学科“库兰学”(Qumranology)。迄今国外关于库兰学和《死海古卷》研究的专著和部分文稿的影印件和译本,已达数百种。“库兰抄本”已成为历史学家和圣经研究者家喻户晓的资料。现在热潮已过,当初许多大胆而带着“愿望思维”的猜测、预言和期待,也逐渐冷静下来。近二十多年来,库兰学的研究,正沿着下述两个方面展开:

(1)就现在已公开、破译、辨读和发表的资料(约占全部发现资料的45%)进行整理、分析,按考古学和历史学的严格要求,作出比较慎重的科学解释和推断。

(2)还有约55%的资料,大部分是1952年在第4号洞穴出土,据估计至少有15000块碎片,经辨认拼合,排列拍照保存在620块底版上,可复原为520种抄件。其中仅有98种已经公开。其余80%以上的原始资料被垄断掌握在一个“八人小组”手中,其所有权属于以色列政府的文物管理部。这八位专家四十年来把持这批珍贵文

物,不让其他专家学者插手问津,连看一眼都不许。很可能这个小组几十年来已对这批文物作了慎重而缓慢的研究,但为了保持他们的“学术权威”和独霸“最后发言权”,迟迟不肯将资料和研究结果公布,引起了全世界许多学者的不满。四十年来考古学者为了争取得到对这批文物的研究权,曾打了不少笔墨官司,以至到最近还是一桩“未了公案”,被称为“当代学术界最大的丑闻”。1989年,以色列文物管理部门负责出版“古卷”的召集人约翰·斯特拉格内尔(John Strugnell)迫于舆论,提出了一个逐步公布文物的时间表。据说是要到1996年才可能实现;并说于1990年将发表一份不完全的“资料目录”,可能达200页。据有些学者估计,恐怕要到2000年才有希望实现这一诺言。可以说,四十年来,对这部分资料研究,只控制在少数几个人手里,世界各国众多学者,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只有怨声叹气,有力也没处使。<sup>①</sup>

在我国,《死海古卷》也并不陌生。早在1950年国外正在掀起“死海热潮”时,就已有初步的报导(见《天风》1951年第1期)。此后由王神荫主教作了较全面的简介(见《世界宗教研究》1980年第2期,《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1986年《死海古卷》条)。一些辞书也列入收录条目(如《宗教辞典》,1981年,《世界历史辞典》,1985年,和《圣经百科辞典》,1990年等)。至于有关尚未公开发表的那部份资料的纠纷,《金陵神学志》第12期(1990)也作了报导。但是我国一般研究者,只闻其名,未见其实,只能引用第三、四手资料,不免遗憾。

为了满足我国读者的愿望,填补出版界的这一空白,王神荫主教六、七年前就着意要选择和翻译一种较为严谨可靠的《死海古卷经文》。他从许多不同的英译本中选定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

<sup>①</sup> 见美国《圣经考古学报》(Biblical Archaeology Review) 1987—1991年各期。

著名古语言学家和希伯来学专家西奥多·加斯特 (Theodore H. Gaster) 的英译本(1964年修订本, 第一版于1956年出版, 美国纽约 Doubleday & Co. Anchor Books) 作为蓝本。加氏通晓29种古代和现代语言和方言, 毕生从事于古代中东文化研究。在这本英译《死海古卷》修订再版时, 又参照了他所能获得的有关资料作为补充, 并详加注释。原书的“总导论”共35页, 介绍了多年来学术界有关“古卷”的重要争论问题, 并提出他自己的看法。正文分六个部分, 每部分又加上“导言”以资说明。加氏学风严谨, 立论平允, 不夸张, 不猎奇, 堪为我国学术界研究“古卷”的指导和根据。

王主教在译原书时, 还从其他英译本选择补充了一些加氏译本所缺的资料。全书共30余万字, 经金陵协和神学院莫如喜教授逐段逐句校订。翻译此类资料, 主要是“信”和“达”, 不因“雅”而废“信”。我国目前还没有条件根据原始资料(均为希伯来语和亚兰语)进行校勘核对, 暂时只能满足于从英文译。

在写这篇序言时, 从有关报导得悉, 那部分有争论而未曾公开的原始资料, 已于1991年10月由以色列文物管理当局打开禁令, 开始公开供其他学者研究, 从而结束了40年的垄断和保密。<sup>①</sup> 今后几年将由各国有条件的学者对这一部分共同协力研究。不久或可望库兰学有长足发展, 因而能解开许多至今还存在着疑难题。到时, 我们将有机会可以一窥这历史珍贵文献的全貌, 使我国的库兰学也随着前进一步。我们将翘首以待。

陈 泽 民

于金陵协和神学院

1992年8月

---

<sup>①</sup> 见《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 1991年10月28日和12月16日。又见《圣经考古学报》1992年第1、2期。

## 《死海古卷》简介

### 一、《死海古卷》及其主要内容

1947年春，一个名叫穆罕默德·伊尔迪伯的阿拉伯牧童在巴勒斯坦死海的西北岸山谷里寻找迷失的羊，走到一个名叫库兰的山谷里，他把石头扔进陡崖峭壁间的一个山洞，听到的是陶瓮被击碎的响声，惊奇之余，约了其他牧童进到洞里，从中发现许多陶罐的碎片和一些完整无缺的陶瓮。掀开瓮盖冒出来一股强烈的臭味，发现瓮内装着若干用布卷着、又用皮带捆起来的羊皮卷和蒲草（亦称纸草）的文件。他们便将皮卷带到耶路撒冷城出卖。辗转售给了该城圣马可修道院、叙利亚东正教大主教阿塔那修·塞缪尔（撒母耳）。经初步研究认为这是几篇最古老的希伯来文《圣经》<sup>①</sup>抄本，引起各方面的重视。许多考古学者和史学家前往该地进行系统的发掘，就在这个被命名为库兰1号洞的附近，先后又找到许多洞穴，其中十个洞内都存有大量的《旧约圣经》古卷和其他文献的手抄本。种类多达六百余种，残篇碎片数以万计。如此篇幅浩瀚的古卷，在近代考古史上从来没有发现过，因此被西方学术界誉为当代最重大的文献发现。这些古卷就其内容性质可以分为下列五大类：

一、库兰宗团法规 古卷里相当大的一部分是记述当初居住在库兰的人们所崇奉的宗教信仰、所盼望的新时代、所仰望的救世

---

<sup>①</sup> 希伯来文圣经指的是目前基督教《圣经》新旧约全书的前一部分即旧约部分。这一部分原来是，而且现在一直是犹太教的圣经，原文为希伯来文。基督教称之为《旧约圣经》用以与后一部分的《新约圣经》相区别。《新约圣经》的原文为希腊文。

主、所遵守的行为准则和所举行的礼拜仪式，其中最重要的有《会规手册》(本书以下简称《会规》)、《撒督文献》(又称《大马士革文献》，以下简称《文献》)和《会众守则》三部，详述该宗团的历史沿革、组织形式和会员守则。还有一卷《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的战争》也是该宗团所特有的文献。

二、希伯来文《圣经》(即《旧约》)抄本 《旧约圣经》共有三十九卷，除《以斯帖记》外，其他各卷在出土古卷中都有其全部或部分抄本。其中以1号洞出土的《以赛亚书》抄本(全卷长达7.94米，共54栏)，和4号洞出土的两卷《撒母耳记》(几乎完整无缺)，最引人瞩目。《旧约圣经》各卷抄录最多的为《申命记》，《利未记》和《以赛亚书》，这几卷也正是犹太人在各地方会堂<sup>①</sup> 礼拜时所经常宣读的经文。古卷不但有希伯来文的抄本，而且还有希腊文和亚兰文<sup>②</sup> 的译本，这一点对于断定古卷年代和《旧约圣经》的翻译史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次经、伪经和其他经外书 这是指《旧约圣经》三十九卷之外，还有些公元前二百年到公元一世纪犹太民间广泛流行的经书。这些书有一部分被基督教称之为《次经》，认为这些书的价值仅次于《圣经》，也可在教堂里公开宣读，并可作为个人生活的楷模。有的或由于内容关系，属于启示文学一类；或由于明显是假托古人名字的著作，则被称作《伪经》。还有未列入《次经》和《伪经》之内而又带有一定神圣意味的著作，则统称为《外传》或《经外书》。这只是基督教的分类法，犹太教将其圣经分为“律法书”、“先知书”和“圣录”三类。圣录部分包括有诗歌、格言以及其他宗教文艺作

---

① 会堂(Synagogue)为犹太教的地方组织机构，为犹太人每安息日(星期六)和其他节日举行宗教活动的场所。

② 亚兰文(Aramic)一译作亚拉米或亚拉姆文。闪系语分支之一，耶稣和门徒讲的是亚兰文的加利利方言，旧约圣经有很少的一部分原文为亚兰文。参见本书附录闪米特(闪系语)分支表。



品，列入正典的数量在公元以前一直没有最后确定。古卷所缺的《以斯帖记》，许多犹太人不列入正典。出土的古卷中属于《次经》的抄本有：《多比传》、《便西拉智训》和《所罗门智训》；属于《伪经》的有《以诺书》（十件残篇）、《巴录启示录》、《禧年书》（十一件残篇）；还有用亚兰文写的、受希腊神话影响并广为流传的犹太民间传说，如挪亚诞生的故事，有关亚伯拉罕和摩西的神话传说等；还有《利未遗言》可能与《十二远祖遗言》中的相对部分相同，是根据《申命记》所载，摩西弥留之际所说的话加以发挥的《摩西遗言》。

四、圣经注解讲义 这也是库兰宗团所特有的一部文献，是讲经者对若干《圣经》段落所作的注释或讲义。这些注释与基督教所出版的《圣经注释》的含义与内容都很不相同，而是以犹太教所特有的笔法，以“解梦”、“释谜”揭示“奥秘”的形式，针对当时的政治形势、宗教现状所作的“预言”式的评论，也就是库兰宗团的释经者的讲道或说教。古卷里的这些注释都只有一份，没有第二份或副本，可能是仅供内部参考的文件。遗憾的是这些注释原稿损坏较大，多属残篇，现在可以清楚看到和可资翻译的仅有下列几个段落：

《以赛亚书》，第5章；6章；10章28-34节；11章1-14节；14章；30章15-21节；54章11-12节等章节的注释。

《弥迦书》，第1章5-9节注释的残篇。

《那鸿书》，第1章3-6节；第2章11-13节；第3章1-11节等章节的注释。

《哈巴谷书》，第1章4节—第2章20节这一段落的注释。

《诗篇》，第37篇7节，8-11节，14-15节，18-24节，32-35节诸段落注释的残篇。

这些注释中《那鸿书》注释具体提到希腊国王狄麦多流应部分犹太人之请，调兵进入耶路撒冷这一历史事例；《哈巴谷书》注释提

到他们渴望正义的导师重新出现的想法，为研究历史和库兰宗团的理想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材料。

五、感恩诗篇及其他 出土的古卷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属于类似《旧约圣经》内的《诗篇》那样体裁的感恩诗篇。其中有一卷长达十八栏，包括二十几首圣诗。此外还有供公共礼拜用的仪式、例注、说明以及相应的祷词、祝福文等。

还有两卷特殊的古卷：一卷刻在铜片上，记述着圣殿财宝埋藏的各个地方；一卷是长达六十六栏的《圣殿古卷》，详细记述重建耶路撒冷圣殿的细则，据称是1967年从阿拉伯牧民手里买来、且是十年前从库兰第11号洞出土的。

## 二、库兰废墟与其他考古发现

自从库兰峪发现了如此众多的古卷后，法国考古学者罗朗·德·沃和约旦考古部的哈丁<sup>①</sup>就在该地区进行了一次长达五年的深入细致的发掘与勘查工作。早在1851年就有位法国旅行家在库兰1号洞南边约一英里处发现一段石墙露出地面，便根据传说认为是《旧约圣经》所载被火焚烧的娥摩拉城<sup>②</sup>的旧址。后来有人设想是古罗马的一座城塔，这些都未引起人们的注意。经过发掘，发现这里原是一片建筑群的遗址，现定名为库兰废墟（希伯特·库兰）。它的主体是一座长120英尺、宽98英尺见方的建筑，由粗石和

---

<sup>①</sup> 罗朗·德·沃(Roland de Vaux)，法国天主教多明我会神甫，在耶路撒冷法国圣经学院工作；哈丁(G.D.Harding)，约旦考古部工作人员。他们二人从1951—1955年曾先后进到库兰地区的267个岩洞，其中37个洞发现有陶器和住过人的痕迹。其中25个洞所发现的陶器与1号洞贮藏古卷的陶瓮相同。在几个洞里还发现有零星散装的古卷，因为没有放在瓮内，损坏更大，泥尘混杂，字迹模糊不清。其中残篇碎片很多。可以确定当时是一座类似图书馆那样的藏书库，这些文库是有意识、有计划、有目的地保存起来的。

<sup>②</sup> 见《创世记》第19章23—29节。

泥灰砌成，有门有窗，室内墙壁抹有一层灰泥，地面用小石子铺成，地面上留有好几层草木灰烬，看来，原来的房顶是用死海的苇子修成，经火烧后坍塌下来的。建筑物正当中还有棕树作为中心支柱的迹象。废墟显然是当初库兰宗团的总部，这座长方形建筑物是他们的大礼堂兼作公共食堂。大礼堂的一端高出一块，供作讲台，作为宣读圣经和阐述教义之用。有间屋子里还有用砖和泥灰垒成的桌子、凳子，是抄写经文之处，室内遗留有盛墨水的小壶三个，其中一个为铜制的，已经长满了绿色铜锈，其他两个是泥土制成，壶底还有干墨水的痕迹。大礼堂的西北角有座两层的高楼，供作守望楼或防卫所，底层是储藏室。大院内还有厨房。厨房内有炉灶和烟囱。厨房旁边整整齐齐地放着千把个碗和若干陶瓷。相隔不远的地方还有农场，除供耕种的田地外，还附有陶器作坊和磨房。陶器作坊里陈放着一套圆形石头，供制陶人安装转轮用的。磨坊分两部分，可通往几个房间里去。房间里还有若干钉子、锁和钥匙、锄头、镰刀以及修剪果木树枝的刀子。此外还有一个陶瓮，与库兰洞里贮藏古卷的陶瓮一模一样，也有可与洞里配对的灯。院内还有水池十三个，其中六个大池，有台阶可供上下；七个略小的池子，供成员沐浴和洗礼用，并安有水管和渠道，与大水池相连，看来是供雨季或有水季节储水之用，并可输入大池内随时应用。

库兰废墟的院墙内还可以看到当初在这里的其他建筑物的遗迹，如许多方块石头，大柱子的残段和柱子的两个石座。星散在房子里的硬币，汇集起来约有 400 枚，而在成员居住的洞穴里却没有找到货币，这与斐罗、约瑟福斯所记载的艾赛尼的集体财库，是由专职执事经管的情况可以互相印证。这些硬币有从公元前 136 年的安提奥库斯七世，经历整个犹太独立时期到公元前 37 年的玛喀比王朝；也有从大希律的儿子亚基老（公元前 4 年至公元 6 年）一直到公元 68 年；隔着 68—132 年一段时间空白，才又接上 132—135

年犹太人巴尔·柯赫巴最后一次起义时所用的硬币。

在库兰宗团总部与死海之间，还发现一个墓葬群，约有1000座坟墓。罗朗·德·沃挖掘其中的19个坟。内容大致相同，除了骨骼外，没有任何生活用器、生产工具或其他具有宗教意义的陪葬品。骨骼的姿势也都是一样平躺着，头向南，双手或在骨盆处交叉着，或是两侧直伸着。其中只有一个坟里有棺材。骸骨中有一具肯定是女尸，其他二三具也可能是女尸。在距正式墓葬群较远之处，还发现几具小孩的骸骨。可见库兰宗团成员有的是结婚的，过着正常的家庭生活。

除库兰废墟外，考古家还在下列五处发现了大宗古卷和许多珍贵文物：

第一处在库兰南11英里的瓦迪·穆拉拜阿特<sup>①</sup>。1952年发现在该处两个洞里有犹太起义英雄巴尔·柯赫巴所遗留的信件和起义时期用希伯来文、亚兰文和希腊文所写的法律文据。按巴尔·柯赫巴这个名字的含义是“星之子”。他曾于公元132—135年率领犹太人进行武装起义，曾一度驱逐罗马驻军，光复耶路撒冷。巴尔·柯赫巴自立为王，并铸造有他肖像的硬币（洞内也发现有这种硬币）。

在穆拉巴特还发现有公元一至二世纪的《圣经》残篇，其中十二小先知书<sup>②</sup>保存较好，相当完整，基本上与犹太马梭列圣经（即传统本）相同。这些遗物分好几层，最后一层属于罗马入侵时的遗物，包括全套生活用具，如饭锅、灯、钉、梳子、纽扣、汤匙和木制饭盘；各种武器如铜制盔甲、铁箭头、枪的矛头等；生产用具如泥刀、

---

<sup>①</sup> 瓦迪·穆拉拜阿特(Wadi Murabbaat)瓦迪原意是“干涸河道”，为方便计，也有学者译作“穆(莫)拉巴洞”。

<sup>②</sup> 十二小先知指的是《旧约圣经》自何西阿到玛拉基等十二卷篇幅较短的先知书。

凿子、镰刀、槌子等，以及罗马皇帝从尼禄到哈德良时代的硬币。

第二处在恩·格地南边。此处发现一批文献，其中一部已证实是公元一世纪失传的小先知书的希腊文译本，还有一封巴尔·柯赫巴的亲笔信和许多《圣经》残篇，并有用希腊文、亚兰文和那波特文<sup>①</sup>写的巴尔·柯赫巴时代的法律文献。在一个被称作“信洞”的洞里发现了15封巴尔·柯赫巴写在蒲草纸上的信件和一段《诗篇》残篇，在那哈尔·赫伯的恐怖洞（洞内还存有尸骨）还发现了大批巴尔·柯赫巴的信件以及用亚兰文、希腊文和纳巴泰文书写的文件。

在巴尔·柯赫巴的信件中有一封具有引人深思的内容。在那封信里巴尔·柯赫巴斥责下属一个队长，内中提到“加利利人”。信上虽然没有明确指出这些“加利利人”是谁，也未提到他们起些什么作用。但若干学者推测很可能是指不支持武装起义的基督徒，因为基督徒自称忠于基督和他所教导的“我的国不属这世界”（《约翰福音》第18章第36节）。很可以说明当时犹太人对于反抗罗马的两条不同道路的斗争。

第三处，达利耶洞，在古城杰里科<sup>②</sup>以北8.5英里（13.7公里）处。从洞里发掘出来约有40篇文件，是公元前331年亚历山大大帝的士兵进行大屠杀前，撒马利亚人藏在洞里的。这些法律文献，除了印章是古希伯来文以外，都是用亚兰文写成的。这是在巴勒斯坦地区出土的最古老的用蒲草纸所写的文献。写作年代当在公元前375—335年间，内容广泛，对历史研究有重要意义。

第四处，在马萨达。那里原有大希律从岩石中修筑的一座宫

---

① 纳巴泰(Nabataean)乃阿拉伯的纳巴泰人所用的文字。纳巴泰在《旧约圣经》译作尼拜约族。据《创世记》第25章12—13节载，尼拜约族的祖先是亚伯拉罕的孙子。他们曾建过国，以皮特拉(Petra, 今约旦境内)为其首府。参见附录一，《闪米特语系分支表》。

② 杰里科(Jericho)《圣经·旧约》作“耶利哥”，今约旦境内。

殿式碉堡。公元66年，犹太起义军的吉洛特人<sup>①</sup>击杀了罗马戍军，一直坚守到耶路撒冷城沦陷后的73年4月。当时起义军960人顽强抵抗，宁死不屈，喊着说：“我们早就下定决心，永远不作罗马人的奴隶。除了上帝以外，我们不事奉别人。”（据犹太史家约瑟福斯的记载）。最后兵临城下，全体自杀，英勇牺牲，没有一人被俘。在这个洞里发现有公元前75年所写的希伯来文的《便西拉智训》（列入《次经》）抄本和《诗篇》、《利未记》和《创世记》的残篇；还有一卷《安息日献祭诗歌》古卷，很可能是艾赛尼教派的作品，库兰4号洞也发现过类似手稿。

第五处，巴尔·阿东洞（Bar Adon）遗址，距恩·格地8英里。1961年在这里发现属公元前3500年的金石并用时代的遗物。主要发现有青铜和铜器439件，内有锤子、凿子、斧子、镑等。精制象牙雕刻6件，上有几何纹、人字纹、绳纹、山羊与鹿。还有（1）赤铁矿制品6件。（2）红小麦种子，至今未炭化，完好地保存了整个穗状花头和颜色，只是颜色稍有改变。<sup>②</sup>

从这些出土古卷、文物，特别是从出土的陶器、硬币、石工等方面的考证和研究，学者们断定早在公元前三、四千年库兰洞穴便有了人烟，但与我们研究有关的则是从公元前第二世纪开始，在这块古代犹太国的废墟上建筑起来的一个退隐旷野、具有深厚宗教感情，过着共同生活的公社式的社会即“库兰宗团”。该宗团的正式成立当在公元前140年间。它的创始人——正义导师的活动时期当在公元前140—125年间。它在库兰地区的发展大体上可分为前后

---

① 吉洛特人（Zealots）乃犹太教中的狂热派，《圣经·新约》作“奋锐党”，由无产者、乞丐和贫苦手工业者组成，他们不惜以武力来迎接弥赛亚（救世主）的来临。

② 以上五处考古发现，前四处根据《英国大百科全书》，1973年，卷Ⅲ，第412页，《死海古卷》条。参阅孔令平：《死海古卷的发现及研究》，《历史研究》1979年12月份。第五处的发现完全是根据孔令平的文章。其他细则参见：威尔逊：《死海古卷》，牛津大学出版社，1969年出版。

两个时期。前期的陈迹有三枚塞琉古王朝(公元前136—126年间)的银币和十几枚约翰·赫揆拿斯(公元前134—104年)的硬币,似是属于开创时期,刚开始有少数人居住。后来又发现有86枚亚历山大·占尼阿斯王朝(公元前103—76年)所铸的硬币,说明库兰宗团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逐渐达到鼎盛的黄金时代。公元前31年到公元5年受地震影响房屋倒塌,人员暂时撤离,宗团生活中断了三十余年,以后又重新恢复,一直延续到公元68年。那一年罗马帝国派遣第十军团前往镇压从公元66年开始的犹太人的武装起义<sup>①</sup>。由于强敌压境,库兰宗团成员乃将他们的全部图书典籍封藏在陶瓮里、妥善地埋在附近的许多山洞内。没想到他们竟一去不复返,致使这些古卷在洞穴里躺卧了大约2000年,1947年起才陆续出土重见天日。

罗马的第十军团撵走了库兰居民,镇压了犹太人民的起义,并驻扎在那里直到公元79年,然后又有一段时间无人占用。123—125年第二次犹太人民武装起义之前,吉洛特人一度据以自守,然后巴尔·柯赫巴占领该地区。洞内发现铸有巴尔·柯赫巴肖像的硬币可资证明。其中有十个硬币是在守望楼底下的掩蔽体内找出来的。那时候,这片地方已经不再是躲避灾难的世外桃源,而是作为起义军的最后防地,直接投入生死的搏斗。建筑的规模比以前缩小了,东南方向的大门已经堵死。守望楼上只留下了一个瞭望台。罗马人用武力镇压之后,放火焚烧了这些房屋,使它化为灰烬<sup>②</sup>,再也无人居住,而湮没在死海两岸的沙石之中。这段历史及

---

<sup>①</sup> 在罗马的压迫下,犹太人曾举行过多次的武装起义。公元66年那一次史学家多称之为“犹太人第一次起义”但事实上在那以前已经有多次起义。

<sup>②</sup> 据与罗朗·德·沃和阿雷格鲁共同参与发掘工作的米力克报告:“废墟内发现有犹太起义第二年所铸的硬币为73枚,而第三年所铸的硬币仅5枚”,“从发掘出来的灰烬看来,似乎是经历过大火残迹。”可能是公元68年罗马第十军团占据该地时曾放火焚烧。废墟区内还发现有罗马军团所遗留下来的箭头等。

其文物虽与死海古卷和库兰宗团的关系不大，但在历史研究方面却有独特重大的价值。一方面是因为关于巴尔·柯赫巴起义一事，古代史籍记载不多，只在犹太教经典汇编——《塔尔木》经<sup>①</sup>内以传说的形式提到过，以及罗马的狄奥·凯西阿斯的笔记里也有些记载，但长期以来多有怀疑，不被认为是信史。死海古卷与出土的文物彻底解决了这一疑难问题<sup>②</sup>。另一方面，瓦迪·穆拉拜阿特与恩·格地出土文件多数是用亚兰文、希腊文和那波特文字写的，对研究希伯来语言文字的发展很有意义。这说明当时在巴勒斯坦，虽然亚兰文和希腊文愈来愈流行，但仍存在着一种希伯来文，这种文字于公元135年犹太国灭亡时被亚兰文取而代之。

### 三、库兰宗团的理想与组织生活

出土文物和古卷内容，向人们介绍了一个特殊形式的社会——库兰宗团。库兰宗团的成员绝大多数是犹太人，只偶尔酌收个别非犹太血统的信徒。他们自认是少数余剩下来的真以色列人，忠实信守传统中以色列人与上帝所立的约。他们一般都远离城市、村镇、隐居在沙漠和旷野，以便承受“新约”。他们称祭司为“撒督的后裔”这说明他们与早期以色列国国王大卫时代担任祭司的撒督<sup>③</sup>、道统相传，也反映出先知以西结<sup>④</sup>在异象中看到在重建

---

① 《塔尔木》经(Talmud)，犹太教在摩西五经以外有关犹太民政、宗教的法典。内容大体可分为律法条文与注释两部分，所以也有按其内容译作：《犹太教教仪与诠释汇编》。耶路撒冷犹太人和撒马利亚犹太人所用的《塔尔木》经版本不同，内容也有差别。

② 孔令平：《死海古卷的发现及研究》，见《历史研究》，1979年第12期。

③ 见《旧约·撒母耳记下》第8章17节，参见以下《撒督文献》开头的小注。

④ 先知以西结在被掳到巴比伦时期，身居异域向往祖国的圣殿。他想象中的圣殿虽是以“异象”的形式出现，却成为后来以色列人归国建殿的蓝图。《旧约·以西结书》第40章46节；43章13节；44章15节；48章11节等处记载唯有撒督的子孙才是合法的祭司。



的圣殿里，唯有撒督子孙才是合法的祭司，所以称他们的教规之一为《撒督文献》。他们认为上帝借摩西所昭示的律法<sup>①</sup>是永恒不变、万古常新的，不过被“假先知”、“伪教师”特别是贪污腐化的耶路撒冷现任祭司集团篡改歪曲，失其本真。库兰宗团的目的，在树立起一个宣传和正确解释律法的范例。这种正确的解释，首先是从他们的远祖，经由众先知，继由许多能正确无误解释律法的真教师，即正确解释圣经的人<sup>②</sup>，代代相承一直传到了他们。

库兰宗团认为只有祭司拥有无可争议的权威，能制定法律，所以正确解释《圣经》的人，必然同时是一位祭司。他们引颈长望将有一位新先知，新教师兴起，领导他们进入黄金时代。

关于库兰宗团的组织和生活，根据《会规手册》和《撒督文献》（《大马士革法规》）的记载可以概述如下：

库兰废墟是这个库兰宗团的中心，相当于总会或总部，若干地方设有分会称为“公社”或“营盘”。他们多数集体住在旷野，但有时在城市里也有分会，分会至少应有成员十人，其中必须有一名祭司和一位“解释律法的人”，随时解答有关问题，成员的财物和外出工作的收入都要交出来，归入公库，由监督管理支配。另有一名职员负责分配成员的工作，安排宗团内各人应尽的职责和任务。正式的成员在一起吃饭。饭前先由祭司祝福，成员按照各人的级别就坐，祭司坐在首位上。他们经常聚会，祈祷和学习（查经或读书）。一年到头每天夜里应有三分之二的的时间保持清醒，以进行宗

---

① 《死海古卷》里的“律法”一词是专指《旧约》的前五卷，通称为《摩西五经》。犹太人相信全部律法都是上帝在西奈（《旧约》作西乃）山通过摩西传授给以色列人的，希伯来语称“托拉”（Torah），与真理，“上帝之言”为同义词。

② “教师”也可译为“师傅”（teacher），与“托拉”（律法）在希伯来文都是由一个共同的动词词根派生出来，犹太人认为“教师”就是传授上帝律法的人，耶稣说：“真理的圣灵……要引导你们明白（进入）一切的真理。”（《新约·约翰福音》第16章13节）是该词的最好说明。库兰宗团的真教师也就是能正确无误地解释律法的人。有的学者认为这是一个特定的“正义导师”，是库兰宗团的创始人。